

# 沒有人能擁有一棵完整的樹

胡艷麗



一個人愛上一棵樹，這並不奇怪，因為我們本來就會是樹上的精靈，擁有一顆與大樹同呼吸的「草木之心」再正常不過，只是我們在走向文明的過程中，與大樹漸行漸遠，自己因此也患上了各種疾病。

在韓奈德這本溫暖又憂傷的《樹上的時光》中，那個患有抑鬱症的孩子與大樹結緣，為拯救一棵「鷹樹」而努力突破自我，學會與他人溝通，控制自己喜歡向樹葉一樣搖擺的雙手，控制自己嘯叫的衝動，在親友的幫助下，他成功地克服了心裏恐懼，走上了演講台，拯救了那棵樹、那片林，它們可以按自然的方式生長、死亡，開啓新的生命迴圈……

一部優秀的小說，必然有很多稜面，從不同角度看上去，都透着光。就這本小說而言，它就有太多的切入角度，它既是關於愛的溫暖之書、努力突破自我的勵志之書、關於自然生命的禮讚之書，也是關於環境惡化的憂傷之書，同時它更是關於人性的反思之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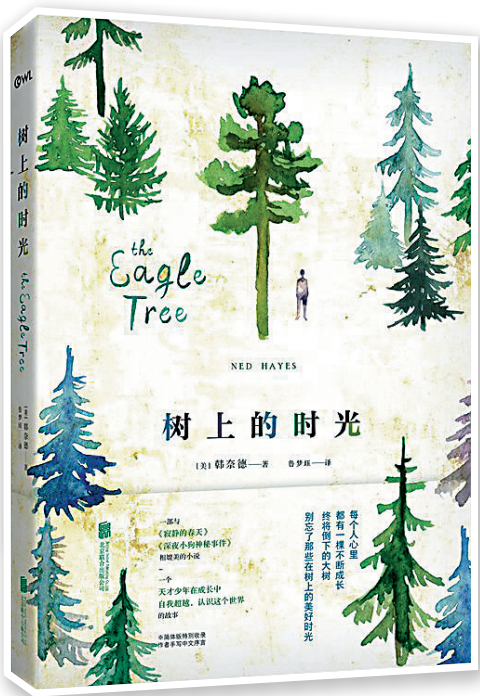
如果我們以常人的眼睛看這個十幾歲的男孩馬奇，他固然有太多要克服的缺陷，但假如以這個孩子的眼光看世界，則世界太奇怪，太難以理解。人們相信太多看不見、摸不着的東西，有太多的規則，理解不了一棵樹的生命，理解不了人與大自然的聯繫。馬奇不僅有着過目不忘的本領，還有着神奇的計算能力，他知道有關樹的一切，絲毫不遜色於一位經驗豐富的林業專家。因為「自閉」，他才能集中精力，沉浸於自己的世界，才能擁有那些「超能力」，從這一層面說，他更像是自然的精靈，為了保護森林，要學會與已經社會化、自私化了的人類溝通。這是一種勝利還是一種妥協？

萬物生長有度，一棵大樹就是一個微妙的循環系統，馬奇在書中對媽媽說：「一棵樹，可以由一個根系構成。它包括無數分枝，能從主幹延深至一英里以外，甚至好幾英里。能在自己周圍形成一個局部的微氣候……世界線或許能把一棵樹劃在其中，但不能包含一棵完整的樹——根系與微氣候，沒有人能擁有一棵完整的樹。」大樹活着，與周圍萬物形成一個微妙的空間場域，彼此生命相連，此生彼長。即使那棵有王者之風的鷹樹轟然倒下，它也將融入周圍的一切。大自然恩慈萬物，讓它們物盡其用，生得其所，死得其所。但這一切終因人的介入，而令大自然垃圾成堆，難以消解。作者在謳歌自然的同時，也令我們不得不發問，我們曾經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何以文明發展後，我們所到之處，就是那裏的生態塗炭之時？

全書中充盈着太多的愛，母親全身心的愛着這個闖禍不斷的兒子，在嚴厲監管的同時，極盡所能地為他創造條件親近大自然，甚至支持他勇闖市議會大廳，支持他公開演講。而舅舅則教會了他像一個男子漢那樣去處理問題，面對一切。馬奇是幸運的，他擁有智慧而有愛的親屬，恰好能幫到他的同學，支持他的鄰居，體諒而溫和的警員，還有一些志同道合的專業人士，書中唯一的「反派」開發商基本無抵抗繳械投降，包括那塊令馬奇不願睜眼看到的「牌子」，都只是一塊象徵性的障礙物，市政府更是通情達理到了A+的程度。書中，並沒有我們想像中激烈的碰撞衝突，也沒有一波三折的情節起伏，這場保護「鷹樹」的戰爭，表面上勝利來得太過簡單，實則它的兇險在於馬奇要戰勝內心深處的自閉小孩，可謂一念天堂一念地獄，連着的是兩條背道而馳的道路。

本書以第一人稱寫就，作者化身那個患自閉症的小孩，傾訴他眼中看到、聽到的世界，講述他對大自然、對樹木的熱愛，講述他的擔心與憂慮。書中的故事就像童話那般美好，但在美好之外，我們總能感到隱隱的憂慮，那就是不可迴避的環境問題，地球溫度正在慢慢升高，一些動植物正在加速消亡，大自然的生態體系時刻處於崩潰的邊緣，而人類依然對環境的惡化後知後覺，或者是不願面對。我們身處現實，危機如影隨形，我們並沒有一個優化的解決方案，也沒有那麼多的天使護佑大自然，護佑地球這艘人類的諾亞方舟。

▲美國作家韓奈德新作《樹上的時光》由北京聯合出版公司於今年三月出版 資料圖片



# 追逐愛好的老美

小冰



喬治和海倫把業餘時間投入到家務勞動中，日常生活具有享受的一面，也具有節儉的一面。年輕時，他們勤於思考，善於動手，一專多能。自己能處理的事情，絕不請人。穿上工裝，自己修車、裝電器、打理院子、清洗泳池等。享受自己的勞動成果，也樂在其中，日子過得有生機有活力。

喬治是一個無線電愛好者，自己安裝無線電，自己收發電報。在多年前的非網絡時代，他用自製的無線電為鄰里服務。打個比方，家裏電話出故障了，用它與外界聯絡；出國旅行了，用它與國內的親友交流。喬治把自製的無線電功能，發揮到了極致，省錢又方便，好處真是沒得說，就連不張揚的妻子海倫，也予以讚賞：「他將業餘愛好與實際生活結合起來，服務自己的家，也服務親朋好友。」關於喬治的無線電，還有一段佳話，那些年裏，是當地居民飯前飯後樂意道來的話題。

Catherine是他們的鄰居，住在馬路的對面。她的弟弟John是一名航海愛好者，也是一名

探險家。他籌劃環大西洋航行，尋思一個海陸聯絡的方式。那個年代，最快的聯絡，就是到郵局發電報。John想到了喬治自製的無線電短波，便向他求助。喬治一聽就極力支持，並承諾，義務為他提供航海期間與家裏的聯絡。

喬治和John的行為不是鬧着玩，也不是搞文學創作。他們將各自的愛好相結合，付諸實踐。喬治的記憶源源不斷：「他沿大西洋航行了六年。其間，我每天定時到天台上與他聯絡，雙方同時打開短波，我聽他講述海洋上的航行情況，到什麼地方了，天氣怎麼樣，風景怎麼樣，有沒有狂風、海浪的高度如何，生活物資是否充足。他聽我們講述家裏的瑣碎，母親的健康、關心和念叨，姐姐的工作，侄子的學業。」聽着喬治的講述，海倫偶爾也接着說：「短波的那邊，甚至傳來海鷗的撲翅聲、海浪的咆哮聲。我們在天涯，他在海角，雙方同時獲取對方的資訊。那效率，現在想來，其實就是互聯網的先行。航海的行為很浪漫，其間卻充滿艱難險阻。John每天通過短波，獲取親人和朋友的支持鼓勵！六年如一日，偶爾，Catherine還帶着年邁的母親，一同來我們家，直接與他交流。如果遇上我們外出旅行，

Catherine就自己來家裏收發電報。」裝置無線電，說來也沒什麼不得了，我們初中的物理課都學過。但是要把作品正式成為遠洋人的裝備，為之服役，那是要考驗水準的，也不乏信心的支撐。事件牽動着四鄰八舍的心，海倫形容道：「鄰居們關心John在大西洋上的情況，猶如關心一部心動的連續劇，甚至超越連續劇。」

後來Catherine結婚了，搬到了另外一個州；後來他們的母親去世了；再後來，因着喬治夫婦的影響，John去了中國的廣州，並在那裏辦起一家美資公司。也因此，Catherine選去中國探望過弟弟。

回訪喬治夫婦期間，巧遇Catherine夫婦故里遊。喬治和海倫在鎮上唯一的一家中餐館訂位，請大家聚一聚。那是一家與喬治夫婦有淵源的餐廳，因着他對中國《三國》人物的興趣，餐館老闆在牆上掛了一幅《三顧茅廬》寫真畫。老闆告訴我：「如果有客人問起『那幅畫是什麼意思』，如果又巧遇喬治夫婦在那裏用餐，他便會講述一個故事，一個在中國家喻戶曉的故事：『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個皇帝和一個智者……』。」

# 使人不畏死的美味

白頭翁



魯迅先生曾經在《今春的兩種感想》中說到：「所以我想，第一次吃螃蟹的人是很可佩服的，不是勇士誰敢去吃牠呢？」螃蟹殼堅整利，橫行霸道，一副大將軍相，敢吃第一口的人確實讓人欽佩。

我第一次吃皮皮蝦時就曾想到，這些傢伙們長得也不善，比陸上的大蜈蚣相還惡，第一個敢吃牠的人也得橫下心來。後來出差到福建吃了一次蟹。我猛地一看着實嚇了一跳，那傢伙怎麼長得那個樣子？活像放大若干倍的黑土鱉，蟹的味道我早已忘了，但卻牢牢記住了牠那奇形怪狀的模樣。

一位朋友從台灣歸來，讓我猜猜他此行何事難忘？我猜是日月潭的風光？是高山姑娘的舞蹈？是台北高雄的繁華？還是台灣朋友的鄉情？他都神秘地微笑搖頭。他說，錯矣！真正刻骨銘心的是生吃大蜘蛛。那可是一種生活在巴西熱帶雨林中的大蜘蛛，天啊！你肯定沒見過，毛茸茸的蜘蛛腿賽過最大號的羊絨線。放在盤子上端到你面前，你能清楚地看到牠的八條粗腿還在伸張活動，似乎在向食客表示牠還健康地活着。主人吞活蜘蛛是帶有示範性的，吃完以後帶着一種幸福、驕傲、勝利者的姿態望着大家，見滿桌的人無不膽戰心驚，只好又重新拿起一隻大蜘蛛吞吞一次，而且邊吃邊講，邊吃邊解釋，邊吃邊安慰，一連吞活嚼了三隻。朋友盛情不可違，禮節不能不顧，無奈之中，只得眼一閉心一橫，拿出上刀山下火海的決心。

他回憶道：「我趴在馬桶上差一點把苦膽吐出來，兩天沒吃一口飯，不是不餓，是沒有一點食欲，一想到那可怕的毛茸茸的東西爬過我的口腔，滑過我的食道，我就只剩下一種欲望——嘔吐！說真話，台灣之行已經過去了半年多了，現在我最怕見的就是蜘蛛一類的東西。和蜘蛛相比，老虎、獅子、豺狼、鱷魚都那麼可愛，一點都不可怕。前幾天我和同事買東西，不經意間竟然一眼看



▲河豚在香港被稱為雞泡魚 資料圖片

見了一隻毛茸茸的大蜘蛛，那是一隻玩具，生動地匍匐着，彷彿在窺視什麼，我突然像被電擊中，再也控制不住，抱着肚子蹲下身來。同事們都問我怎麼了，為什麼臉上的肌肉突然痙攣扭曲成一團，我說可能是心絞痛，其實我是讓那個玩具大蜘蛛嚇的。」

廣東人在吃上堪稱勇士，有天上飛的除了飛機，地上跑的除了汽車，水裏游的除了輪船統統的壯稱。所以我推測，凡第一個嘗鮮的不論是吃螃蟹、蛇、耗子、穿山甲、還是吃土鱉、螞蟻、肉蛆什麼的，十有八九恐怕都是廣東人。

在蘭州軍區當兵的一位朋友曾幾次和死神較過勁，在朋友圈子裏有「西北狼」之稱，是個傳奇式的人物。用他的話說除了死孩子沒啃過，連子彈也試着嚼爛出滋味來。

那次為了慶祝他晉級，朋友們相聚，有一道菜叫奶油肉蛹，顧名思義，一片白白的奶油中蠕動着一層粉紅色的肉蛹，滿桌高朋尚未伸匙，他卻三步併兩步直跑進衛生間吐得翻天覆地，待喘過氣來才呻吟着說，我見不得那些小蟲蟲。後來得知，他確實天不怕地不怕，極而言之宰個人都不眨眼皮，但就忌見那些毛蟲蟲一類的昆蟲，一見就從心底嘔心打哆嗦。朋友們幽默地說，倒退幾十年你要是被敵

人抓住了，老虎機、辣椒水都能扛得住，中美合作所的四十八套大刑都敢讓伺候，如果抓一把小蟲蟲放在你肚上爬你還不嚇得「屈嚇成招」了？沒想到他認真地眨眨眼，嚴肅了一陣說，那還真沒準！

第一個人吃螃蟹確實需要勇氣，但後人吃螃蟹卻只需要福氣，大可不必畏首畏尾的。又例如番茄，據說第一個食它的人是為自殺，那年月世人都以為紅紅的番茄劇毒，見血封喉，但從那人開始吃第一口，後人從此把番茄列為食品，今天再也沒人會因怕毒死而不敢吃番茄了。

河豚不同，因其劇毒，其毒致命，每吃一次河豚都可能被劇毒毒死，每吃一次河豚也都有可能死在嘴上。第一個吃螃蟹的賭的是勇，而吃河豚的賭的是命。我想第一個吃河豚的人肯定被毒死了，其使人不畏死後因食河豚而喪命的也不在少數，但河豚的味道之鮮美並沒有因為有人食之而亡就沒人再吃。我敢肯定像屎殼那類的昆蟲也有人吃過，只不過不香，雖然食之無恙，因之不香就不再有人吃了。而河豚太香了，味道太美了，牠的誘惑力太大了，死亦何惜？

我不知道世界上還有哪一種食物能讓人們心甘情願地拿生命作代價為得一吃。據說每年河豚正肥時，日本國食客就如鯽魚過江不惜千里迢迢從日本趕到中國來專吃那一口。據說日本食客行前都要立下遺囑，以免真的不幸被河豚毒死惹出麻煩。日本人生性最狡猾，能被一種魚香吸引到連命都不要了，足見河豚的魅力。（上）



▼河豚刺身 資料圖片

# 蕭邦的愛國情懷

高秋福



說是安息，其實這裏一直並不平靜。從修建之日起，這座教堂先後遭到瑞典、普魯士、沙俄和法西斯德國侵略者一次次破壞；同時，這座教堂也見證了波蘭歷史上多次反對異族侵略的武裝起義。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華沙於一九四四年又爆發反對德國法西斯佔領軍的大起義，這座教堂則是起義者奮戰的一個重要據點。德國軍隊發動猛烈炮轟，兩周時間有十多萬波蘭人遭屠殺，教堂被炸得面目全非，存放蕭邦心臟的石柱完全坍塌。戰後，波蘭人重建這座具有民族意志象徵的教堂，驚喜地發現，盛殮蕭邦心臟的那個瓶罐安然無恙。原來，鎮壓這次起義的德國黨衛軍指揮官埃里希·巴赫一熱勒維斯基也崇拜蕭邦，趁機竊得瓶罐，作為珍貴文物收藏。戰後，這個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受到審判，被關進監牢。這時，蕭邦的心臟和瓶罐才得以完好無損地回歸波蘭。華沙為此舉行了隆重的接受儀式，並將其重新安放在修復後的聖十字教堂那根石柱的靈龕中。靈龕下面擺放着一盒波蘭的泥土，還有一束蘇格蘭玫瑰花。泥土自然是蕭邦熱愛故國的標識，而玫瑰花則是在極端困難的情況下一直呵護蕭邦的蘇格蘭女友簡·斯特林的象徵。

一百六十多年來，蕭邦的這類拳拳愛國之心，一直激動着波蘭人民為解放和自由而鬥爭。他們將它奉為國寶，珍視它，也為它擔心，生怕它出問題。據說，每隔幾十年就組織專家從它從石柱中取出，進行安全檢查。最近一次檢查發生在二〇一四年四月十四日。在波蘭文化部主導下，組成有文化部長、科學家、學者和天主教等人參加的特別工作組，於深夜悄然將其取出，當場查看。結果發現，這顆心臟仍保存完好。於是，在瓶罐頂部添加厚厚一層白蠟密封，嚴防其中的酒精蒸發。然後，又小心翼翼地將瓶罐放回原處。消息傳開，波蘭舉國一片歡騰。參與此事的波蘭文化部部長波格丹·茲德羅耶夫斯基說：蕭邦因思念祖國而死。他永遠是波蘭人的驕傲，但願他永生。

（下）



# 京都街頭美人美物

小可

小可往京都，除了欣賞聞名遐邇的古蹟，還愛逛古蹟附近的街道。在那兒，不難見到三五成群的青少年，以及打扮時髦的女子。

到始建於七七八年的清水寺，要先經過一些街道，當中不乏有點斜坡的小街小巷，這類坡道，日文叫「坂」；清水坂、二年坂、三年坂、五條坂、八坂等等，名字聽來令人有「嬌小玲瓏的女子」之感。小可與家人自由行到京都，搭的士往清水寺，以為下車之後面就是該寺，卻原來，由於寺前的坡道狹小，逛坡道的行人又眾多，汽車不好進去，我們不能不下車，穿過街道，步行到該寺去。下車時其實已經看到清水寺外貌，僅幾百碼之遙，步行十來分鐘就到了。遊完清水寺，徒步折返坡道逛逛，之後也逛附近其他較大的街道。

這一帶的商店很具特色，古味甚濃。我們進入釀酒店，再進去，就看到寫在店內牆上幾行醒目的大字，那是該店的自我介紹，多是標榜其歷史怎樣久遠。商店售賣的物品種類繁多，陶瓷器舉目皆是。扇子有紙扇、竹片扇、

絹扇等，扇面上有通花圖案、繪畫，驟眼看去，與中國扇子無大差別，都秀麗、典雅。食肆也很多，其中有醃製小食如蘿蔔乾、鹹魚仔，有在大瓦缸內盛着散賣的，也有已經包裝好，小包小包的，都很乾淨衛生。蘿蔔乾，類似韓國泡菜，鹹鹹酸酸的，啖來胃口大開，越吃越想吃，越吃越想找大餐吃。也有售草餅的，與在港的日本零食店所售的草餅類同。小可覺得奇怪，屬世界著名的日本景點如清水寺，周圍商店的物價，與日本非旅遊區商店的物價竟沒有太大差別，前者並非獅子開大口，大肆「斬客」。小可曾在大阪一家大百貨店買過一包即食鹹魚仔，來到京都清水寺附近的一家店子，見到相同的鹹魚仔，價錢都是一樣的。清水寺附近商店，也有豆腐和豆製品店，也搶人眼球。

此外，還有吉蒂貓（Hello Kitty）店。吉蒂貓是日本一家公司於一九七四年所創的吉祥物，遠銷國際，至今仍然大有市場，尤其大受美少女歡迎。當日所見，大群少女圍着該店忙碌地揀選心儀的吉蒂貓產品，小聲講大聲笑，樂不可支。更有日本筷子專賣店。日本筷子外形有趣，木質堅硬，筷子頭尖尖的。中國人用

筷子把米飯撥進嘴裏，港人叫「扒飯」。日本人是用筷子夾米飯進嘴裏的，他們的米飯多帶黏性，「夾飯」而非「扒飯」。日本筷子頭尖且有黏鋒利，追源溯始，日本人很愛吃魚，這樣的筷子可以幫助挑起魚肉而使用者又不必太用力，魚肉給挑開後魚刺又可以輕易被去掉。當日所見的日本筷子，上面滿是圖案，眩人眼目。此外，也有各種大小的刀的專賣店，陽光照射過去，金光閃閃。

可能由於當日是學校假期，但見樣貌清俊的學生三個五個的聯袂逛街，也有戀人邊逛邊唧唧細語，穿和服的男女偶爾出現，加上洋遊客等等，諸色人等，異常熱鬧。日本人一般打扮整齊才外出，女的不論年紀，多數花枝招展，要是一外出匆忙，來不及化妝，便會戴個口罩遮掩一下。小可當日往清水寺途中，見到的三位妙齡日本女子，從頭到腳都打扮得很靚麗。遊完清水寺，準備到別的景點時，又在附近街道遇見她們，可見那幾條街道都是四通八達的。

當今美人美物夾雜於古物古蹟之間，有古也有今，乃歷史軌跡一路沿襲下來，順物隨心，沒有驚惶，只有泰然。